

一部藏人的心灵史诗

康巴

ཁྱེད་ཀྱི་བཀའ་སློང་།
达真/著



康巴

达真 / 著

འོ་འོ། བཅས་པ།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巴/达真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5339 - 2843 - 8

I. 康… II. 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0342 号

责任编辑 张德强

特约编辑 张超峰

装帧设计 门乃婷

康巴

达真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 zjwychs. cn](http://www.zjwych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本 795 × 1035 1/16

字数 460 千字

印张 22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339 - 2843 - 8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交汇地 001

- 1 · 交汇地 001
- 2 · 亡命「茶马」路 010
- 3 · 落户藏东的恶魂 019
- 4 · 滴血情歌 025

第二章 性相近习相远 033

- 5 · 人神之盟 033
- 6 · 领地巡视 039
- 7 · 驮脚娃(马帮)的家园——锅庄 056
- 8 · 石棺的召唤 067
- 9 · 开斋节 075

第三章 崩惹且波(波状草原) 079

- 10 · 转世 079
- 11 · 父命子从 085
- 12 · 天断 098
- 13 · 有缘无分 105
- 14 · 朝圣启示录 114
- 15 · 血管里的「圣战」 121

第四章 丈量诱惑 126

- 16 · 真主的圣辉 126
- 17 · 茶砖上的银子和女人 134
- 18 · 百年姻缘(一) 143
- 19 · 神娱「川腔」 148

目录

CONTENTS

第五章 大爱无忌 160

- 20 · 雪中蹄声 160
- 21 · 缘初 166
- 22 · 百年姻缘(2) 176
- 23 · 大手笔 184

第六章 走廊浮雕 197

- 24 · 杀场荣升 197
- 25 · 金刚的胜利 204
- 26 · 碉楼·欲哭无泪…… 221
- 27 · 向蜘蛛致敬 229

第七章 神来人往 234

- 28 · 大爱悲梦 234
- 29 · 「莫哇」的预言 245
- 30 · 风雨飘摇时…… 257
- 31 · 「遗腹子」 267

第八章 『月子里』的西康省 275

- 32 · 无舵之舟 275
- 33 · 缘灭 287
- 34 · 应该牢记的…… 298

第九章 有容乃大 308

- 35 · 长风不息 308
- 36 · 寂寞风中 318
- 37 · 为罪人诵? 329

尾声 341

后记 343





1·交汇地

云登格龙醒来时天已大亮。他不是自然醒来的，而是被噩梦中的一道道绿光刺醒的。就在他感到绿光刀割似的在身上划出一道道伤口时，楼上经堂里的俄色喇嘛生平第一次看见上百盏的酥油灯的灯芯一起发出噼里啪啦的炸裂声。这是要出大事的征兆，喇嘛顿时觉得有数不尽的蜈蚣在身上乱窜，肉麻的全身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喇嘛嘴里吱吱吱地歔歔不已，一个厌恶的寒噤让喇嘛仿佛在炸裂的灯芯里看见了云登可怕的噩梦。

云登睁开眼，屋里除了二十七年前死去的情人送他的包金呷乌（护身符）挂在柱头上剧烈地抖动外，一切依旧。这与他梦境里支离破碎的景象完全相反，他的心因惊吓而怦怦怦地跳动着，胸腔和喉头有一股令呼吸困难的拥堵，仿佛有魔鬼踩得他不能呼吸。当他用手心捂住额头时，居然有一层薄薄的冷汗珠，“这可是儿时做梦被吓醒时才有的现象。”他在跟自己说话的同时，迅速将缠绕在手腕的象牙佛珠放在额头上防止邪气从命门进入。窗外传来河水哗哗哗的流淌声使他顿感口干舌燥，他下意识地用舌头在口腔四周里搅动，顿时口舌生津。在吞下满嘴的唾液后，他开始慢慢调整因心跳而加快的呼吸，尽量使它均匀起来。这时，他才觉察到右眼的眼皮跳动得如筛子里的青稞，这是恶兆，他连忙叫了女佣的名字。

“娜雍，快去找一片红纸来。”他一边吩咐，一边特意用拇指掐住小指的指尖，提醒站在眼前的娜雍，比划间放在额头上的象牙佛珠流水一样滑向耳边，不等娜雍离开，他又说：“叫俄色上午念驱邪的《度母经》。”此刻，脑海里度母柔中带刚的完整形象像久

看太阳后眼睛里爆炸出的“睛花”，支离破碎。

“哦呀（是），老爷。”娜雍躬身允诺，并迈着碎步躬身倒着退下，千百年来所有下人都像背负着这一无形的规矩，即使再好的身材也变得弓腰驼背的。

女佣轻微消失的脚步声将云登的思绪再次带回梦境。梦中，他独自路过家庙旁的白塔时，听见塔里一个带哭腔的声音在喊他，这声音使他立刻明白，这是二十七年前死在他刀下的情敌“扯格娃”（混血儿）杨格桑的声音。他对塔里说：“嗨，你不是早已成了我的刀下鬼了吗？为了你永生永世不得翻身，我请了法术最高的开路喇嘛引你去六道轮回里的饿鬼界；请了最有本领的巫师念了四十九天的咒经；修了加有铜和铁的物质垒起的塔子将你镇住，你还有什么招数与我对抗，乖乖地在地狱里享受饥饿和寒冷吧，哈哈……”正当他嘲笑被镇在塔里的情敌时，塔子轰的一声巨响，泥石四溅，顿时天空黑云滚滚，一道绿光紧贴着他的脸和脖子绕来绕去着说：“我在阳世没有像你请喇嘛们念经诅咒的那样坏，所以我不该死，不该走那条流着白色液体的路——死路！告诉你，就在我走在那条流着白色液体的路上时，几个青面獠牙、半人半兽的鬼怪将我拦住说道，‘传地狱的话，滚回人间去找一家富裕的人家投胎吧！’白色液体的路立即变成了红色液体的路，于是我的灵魂游来荡去地寻找机会，终于在游荡了二十七年后，你的二儿媳要生儿子了，那个生下来的男孩就是我的转世，我要变成土司的继承人了，爷爷，再见，哈哈哈哈哈！”说完泥石飞溅的塔子恢复了原样。

“哼！贱人，做继承人，休想！”待他醒来时，梦中的叫骂声依然清晰地在他的头顶缭绕、盘旋。稍倾，定定神，缭绕在头顶的声音消失了，但一种不祥的感觉终究也散不去，顽固地盘旋在他心里、血里。确实，如此梦兆令云登心中滋生一种无言名状的难受，这种感觉比全身患牛皮癣带来的瘙痒或刀割还难受。“难道真是错杀了这个贱人？”这是他在二十七年后第一次用脑想这事，这个问号拖着长长的疑问同折多河的风绞在一起呼啸着，口哨般的鸣响横穿全城，像助威似的尖叫着要为情敌平反昭雪。数百年来孕育出包含着藏、汉、回民族多元文明的折多河，却奔腾不语地塑造着藏汉茶马重镇——康定的交融而复杂的意蕴，而风过之后，水更绵长，河流文明的印迹在折多河两岸以建筑的方式重叠延伸，堆积着移民新镇的崭新的喜悦和无尽的忧伤。

屋外，鸟儿的鸣叫声，轻微的脚步声同时传来。娜雍掀开厚重的饰有吉祥八宝的门帘，“老爷，你要的红纸片拿来了。”

云登接过红纸片伸出舌尖将它舔湿递给她，闭上眼说：“把它贴在右眼皮上。”

娜雍小心翼翼地将红纸片贴好后问：“老爷，要起床吗？”他不置可否。这时，女佣志玛端上一个精致的托盘，上面放有一个擦得透亮的铜盆和盛有淡盐水的包银木碗。娜雍双手端起银碗递到老爷嘴边，他喝了一口，让盐水在嘴里打旋并发出咕咕咕的响声，然后将盐水吐在小铜盆里，反复几次，娜雍又接过温湿的毛巾像照顾小孩一样在老爷脸上擦洗。

“小心，别把红纸片弄掉了。”

一群鸽子带着哨音掠过头顶向跑马山飞去。刺耳的鸽哨声使云登方才意识到自己走神多时，他转过身来，才意识到两位涅巴无声地候着，顿时回到主人的状态，开始发号施令。

“呷玛，到秋天了，玉隆牛场的畜群正是体肥膘壮的季节，去家庙打一卦，择个出行的吉日。我准备让绒巴代我去辖地巡视。”在向煨桑塔里送入最后一支须葩后，他说：“今年是丰灾参半的年份，各处的纳贡情况应在实地察看后向我报告。西边的昌旺土司和浪波土司因边界纠纷的械斗需要我们去裁定；河口米巴千户的儿子婚礼送帖来邀请我们，礼品的准备你考虑一下。仲衣生根拟定一份信函传下去，让辖地的大小土司、千户、百户们有所准备。”

“哦呀。”两人齐声允诺退下。

刚走几步，呷玛涅巴突然又转身，“哦，对了，老爷，你派去德格巴宫（印经院）观摩建筑的黄格根（老师）回来了，现在他就在楼下等着。”

“哦，掌墨师（建筑师）回来了？”显然，黄格根的来访给他带来了暂时忘记噩梦的兴奋，“娜雍，去告诉黄格根，请他先在客厅里休息，我随即就到。”他双手伸出掩手的袖筒举过头顶，伸直腰痛快地做着深呼吸，似乎想把梦中的晦气全部换掉，志玛随即给他套上獭皮镶边的坎肩。

云登每次接见客人都会认真地整理一下行头，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前些时一位叫沃克的美国人登门造访，一番交谈，直言不讳地称赞他是具有很高学识和儒雅风度的智慧型加体魄型的康巴人。面对这位沾沾自喜的蓝眼睛外国人，云登先是对他能讲藏语和汉语感到惊讶，随后对他给予的评价感到内心满意，不过，这种满意丝毫没有挂在脸上。他相继接待过一拨接一拨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总是一味地奉承他，这让他感到得意的同时，也让他隐隐感到有些不安。“这些人如此痴迷我们这里，究竟是想干什么？从大清国发来信函的言辞可以看出，朝廷对他们是恭顺有加，让他们备受关照的。”他不解地问过自己。

来访者在客厅正中踮着脚观赏一幅足有一丈长、半丈高的彩色的乾隆年间清廷御赐的画有百鸟的工笔画，在它的对面，是四幅大司徒画的《八大成就者》的唐卡画。来访者的模样像鸭子见到了喂食的主人一般翘着首，嘴里的赞叹声只差一点没像鸭子那样嘎嘎地叫出来，足见那幅色彩艳丽的百鸟图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哦呀，原来黄格根对绘画有兴趣？”云登掀开门帘笑盈盈地进来，伸手邀请他入座。

黄格根慌忙地摘下礼帽，准备躬身问好。

“免了，免了，”云登摆摆手说，“我就喜欢跟有学养的人打交道，来这里不必拘礼。”同时，两人的视线不约而同地看向百鸟图。

一番寒暄，黄格根开始对百鸟图谦卑地垂问，“我有些问题想要请教大人。”

“哦，”云登落落大方地抬手示意，“请。”

“这百鸟是寓意人丁兴旺？还是寓意百鸟朝凤？”

云登似乎觉得他的问题过于简单，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两者兼有啊。”

“恕我斗胆试言，毫无疑问，画上居中最大的那只鸟寓意皇上，围绕着皇上的其余九十九只鸟，肯定就寓意康巴大大小小的土司们，是吗？”

“嗯，”云登微微点点头，说：“有道理。”他知道通读古书的黄格根并非简单之人。

“那么，除了寓意皇上的那只鸟最大外，很明显还有一只比其他的都大，它寓意是你的家族吗？”黄格根抄起双手贴在腹部进一步问，眼皮一眨一眨地暗含考问。

嘿嘿嘿，云登抿着嘴笑而不答。他心里明白，黄格根问了一个自己家族数百年来一直闭门冥想想要解决的画中之秘。自从云登承袭土司之位以来，他曾经仔细观察过这幅画，并对祖辈、父辈们的解释不太满意，倒是从《清实录》一书中的描述可以肯定，自己家被朝廷称为内土司，这个内字，意味着自己人的意思，表明中央王朝在册封康巴一百多位大大小小的土司时，对他们家是最另眼相看的。他曾经拿势力相当的德格土司做比较，很快从德格土司的那句“天德格，地德格”的话里证明了百鸟图的寓意，可以肯定，那只第二大的鸟就是自己的家族。德格土司的那句话怎么能同“与天同大”的大清王朝并驾齐驱呢？云登庆幸自己的祖辈没有像德格土司那样，口吐井底之蛙似的狂言。

仔细琢磨，这得益于自己家族地处汉藏交汇地的地理优势，而德格距汉地千里之遥，朝廷的“羁縻”政策形式上的“放任自流”误导了德格土司，自以为脚下土地最广，头上的天最大，误认为朝廷是鞭长莫及的；再分析，自继任土司之后，自己曾去家庙，就看见管文书的涅巴从经堂里的尼玛意络护法神身后取出一个一尺长的檀香木盒子，从里面拿出一个红绸包裹的用金粉书写的羊皮纸卷，上面记载着家族的历史，其中记录着云登家族帮助朝廷平定金川、平定尼泊尔郭尔喀、平定贡布朗杰有功的显赫功绩……因此，可以肯定，第二大鸟非自己家莫属。但云登不愿意高人来点破画中的寓意，怕引来包括德格土司在内的众土司的闲言碎语，于是他岔开此话题问：“第二个问题呢？”语气的声调带有作弄的味道。

“为什么画唐卡画的大师不像画国画的大师在完成绘画后，留下自己的签名或印章？”

“嗯，这个问题嘛，恐怕与信佛有关，”云登迟疑片刻，说：“许多唐卡，画的都是佛，如果画师留名，那岂不是与佛平起平坐吗？何况佛淡泊名利，画师留名岂言淡泊名利？”

从黄格根鸡啄米似的点头认可中，云登也对自己的这番即兴解释颇为自赏，乘兴抬手指着唐卡画说：“司徒却吉迺是我们康人的骄傲啊，他创造的噶尔派最大的创意就是所画神佛较小，场景较大，空间清晰，以绿色为主。”

“真想不到啊，云登大人有这番雅兴，功修至深，功修至深啊。”黄格根由衷地赞叹道。

“哪里，哪里，一派胡言。”云登谦虚地抵挡着夸赞，“去德格一路劳顿了，快快

请坐。”

黄格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阴丹布的长衫，背微驼，蜡黄的脸色透出病态，如果不是说一口流利的藏话，单凭外观判断，他像一位汉地迂酸的私塾先生，他是与哥哥姐姐同天不同地的遗腹子，听母亲说他的父亲在重庆老家还有一房。刚坐定，黄格根就迫不及待地怀里取出图纸陈述自己的想法。

“不急，不急。”云登挥挥手，说：“这事得从长计议，驮脚娃（马帮）都说康巴是十里不同天，何况德格距康定千里之外，还是先说说沿途的观瞻吧。”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急。

黄格根在吞下一口酥油茶的同时发现矮角藏桌上还放着一个玉蓝色的盖碗茶，心里颇感云登土司待人接物的细微周到，了解自己和许多康定人一样是既喝汉茶又喝藏茶的混血儿。

云登十指交叉坐在有虎皮垫褥的藏床上，显出康巴人特有的一种怪诞的神秘和沉稳，像云遮雾盖又略显轮廓的雪山，这模样让黄格根感到有些拘谨，客厅顿时出奇地清静。

晓事的云登似乎洞悉了客人的窘态，语调平和地说：“不必拘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倒是土司身后的神龛上摆放的两盆朝廷御赐的珊瑚树格外抢眼，黄格根在康定大大小小的茶铺不止一次听说，这赐品是清廷专门吩咐京城有名的香玉斋回族雕刻大师马志清亲手雕刻的。珊瑚树的叶子用料是绿色的翡翠，珊瑚果是质地上乘的地中海红珊瑚做的，价值连城。此时，黄格根深感他对面坐的不是土司而是一个考官，自己顷刻回到幼年念私塾时在严厉的老先生面前背诵《三字经》、《百家姓》时的恐惧中，手心条件反射似的发出挨竹板时的灼烫，掌纹中渗出汗水。幸好桌上放着的从巴宫带回的礼物替他解了围，“哦，对了，这是巴宫赠送给大人的。”黄格根的手赶在话前已将用金色绸缎裹了又裹的礼物打开，一摞经书和一块红色的经版呈现在云登的视线里。

云登恭敬地捧起足有三尺长的长方形带柄的精致雕版，他如获至宝地将上面的经文像抚摸女人的滑嫩肌肤一样，来回摩挲，边摩边闻，不时地用经版紧贴额头，贪婪地吮吸着神示。

“这是巴宫特意安排金沙江对岸江达最好的雕刻师雕刻的一页《甘珠尔》,”黄格根神秘地降低语调说：“这是破例的礼遇，听说洋人做梦都想要收藏这些经版。看见手柄上的红蝎子了吗？有蝎子图案的经典印版是最为珍贵的。”微微前倾的姿态生怕别人听见一样。

“看见了。”云登感触地轻抚着凹凸有致的蝎子，说：“这是智慧和权力的象征啊。”

黄格根戴上老花镜，躬着背站在云登的身旁，兴奋地将德格之行带给他的震撼分享给云登，“这印版是用无疤的上等红桦木做的，烘干后放在羊粪堆里浸着，一直浸到来年再烘干、刨平后用作版坯。经文是由最好的书法家书写的，经过十二次校对无误后再

反复刷上酥油汤晾晒，最后用‘瑞香狼毒’熬水浸泡……”

“瑞香狼毒，瑞香狼毒是不是草地上夏天开白花的那一种？”云登问。

“哦呀，它是做经书的必用纸张，有毒，使用它虫不蛀、鼠不咬……”巴宫的介绍源源不断地从黄格根焦黄而发黑的牙齿后面传出。

“嗯，创建巴宫的登巴泽仁了不起！”云登的嘴里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他再次捧起经版同额头贴在一起，仿佛想将这块宝贝的灵气灌入脑中，给自己带来神奇和智慧。

黄格根看见土司的这一举动，加快了叙述的节奏，说道：“第十二世土司登巴泽仁，为了巩固和扩展八百里的领地，从壮大家族势力的利益考虑，立志要修建全藏域集宁玛、噶举、萨迦、格鲁、本波五大教派于一体的最大的智慧院。我认为他独具慧眼，并明确五大教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一视同仁，这种平衡手段充分让各教派平等共处，这极大地赢得了五大教派的拥戴，与拉萨在对待教派的问题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话怎讲？”黄格根的这番见解极大地刺激了云登的神经，他用企盼的眼神看着黄格根，希望他说下去，屁股迅速在虎皮垫子挪了挪。

“拉萨在元朝时宠信萨迦派，明朝时宠信噶举派，到了现在又尊崇格鲁巴，致使各教派间纷争不已。但是，德格巴宫却不分派别地收藏和保存着佛教类的印版十万块、文化类的印版十万块……从它的藏书比例可以看出，它是兼容并蓄的。甚至在巴宫的小经堂里，同时供奉着释迦牟尼佛祖，还有唐东杰布和登巴泽仁的塑像，这种凡人和神仙共处一堂、共享人间烟火的场面，在别的地方是难以看见的，这不能不说是巴宫的宽容和超凡脱俗的大智慧。”

“哈哈，知我者，格根也。”云登突然爆出的如此大的赞叹声让格根颤抖了一下。

楼下的格央宗夫人听见吼声，连忙叫花匠去听个明白，她看着花匠战战兢兢地上了二楼。

屋里，云登正兴奋地来回踱着步，愉快的步子覆盖了醒来时的噩梦。他大声说：“德格土司用脑子赢得了家业的稳固。如果我想建一座同样规模的巴宫，在开销上需要多长的准备时间？另外，如果建成后，在内容上跟德格巴宫的一样，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黄格根不停地点头附和着。云登接着说：“我在想，传说中康定是诸葛出征时一箭成名之地，又是格萨尔烧茶的地方，名副其实的交汇地啊。如今这里又集中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汉地的儒、释、道的庙、坛，康定的包容性具备了更为宽泛的内容，能否在内容的更宽泛上有所突破？”云登说到此处用攥紧的拳头挥动了几下，那暴突的青筋张扬着他内心的欲望。

弯腰驼背的老花匠目睹土司挥拳的举动后下楼来告诉夫人，说：“老爷正对黄格根挥拳头。”

“动手了吗？”夫人问。

老花匠摇摇头。于是，夫人命他上楼继续观察，老花匠的整个脸再次贴在窗棂上。

挥动拳头是云登郁闷已久的发泄，隐含着深度的忧虑和不安。五百年前，他的荣尊

的祖辈以锐不可当的气势，从西吴山谷翻越大雪山来到康定，怀揣皇上册封的写有藏汉两种文字的印信，在一统大渡河以西、雅砻江以东广阔领地的岁月里，这里的一切——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无一不在这张纸的权威下心悦诚服，那是尊龙天子赋予的绝对权威。但自从爷爷辈起，朝廷像被蝼蚁镂空的堤坝一般，崩塌泄洪，汹涌而来的法国人在康定最好的地段修建了大教堂；清真寺的唤礼楼下的穆斯林兴旺发达；陕商、晋商、川商、滇商、徽商占据了最好的店面并疯狂地使之延伸。生意场上，这些移民拼命似的跑在了云登家族属下的几十家锅庄前面。面对这一切，仿佛自己家族只有招架之功，空前的失落唤醒了云登对祖辈荣誉的眷恋，眼下，他必须依靠大智慧来稳住基业。

云登喝了一口茶，定定神，发现黄格根呆若木鸡似的看着他，云登似乎意识到土司给众人的印象就是目中无人、不可一世，除了财富多，老婆多，就是娃娃多。他心里明白，明朝时期册封的康巴土司多达一百三十多位，如果身处在汉藏交汇地的土司都像其他土司那样自以为大，不多长个心眼，没有智慧和大局的观念，那权力早就如雪山上的云团化为乌有了。

但他清楚，这些话是不能讲给黄格根听的。他笑了笑，说：“康定这个三山夹二水的弹丸之地，《墨尔多山》中记载着莲花生大师说的著名论断：‘在世界东方汉藏两地的交接处，是汉藏杂居之地康定，也是空行部经常相聚的地方。’因此，交汇和杂处决定它隐藏融合的含意。就像德格土司尊崇各教派间的和睦相处的准则，使巴宫赢得极高的声誉和稳定……”

温暖的阳光经过一上午的照射后慢慢地移出客厅。对于两位佣人而言，一点点移出阳光使她们感到度日如年，她们一声不吭地听着老爷和黄格根滔滔不绝地说话，觉得她们好像要把这一年要说的话在一上午都说完似的。老爷像主持婚礼的娘舅，嘴角堆满了唾沫泡，看着老爷唾沫四溅而忘乎所以的样子，娜雍差一点笑出了声，她用手使劲捏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一阵疼痛才使她收起了笑容，她对着志玛吐了吐舌头。

如果不是格央宗夫人牵着孙子郎加到客厅结束这次长谈，兴许老爷和客人还谈兴正浓地说着那些让佣人们费解的话。直到夫人进入客厅，一直将脸贴在窗玻璃上的老花匠撤了岗。“太阳都晒过头顶了，你们两个还像贪玩的小孩，早就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了，两个下人也不提醒提醒。”夫人的一席话使下人们紧张起来，除了把脸涨红了以外，几乎把头埋在了地上。

“哦，今天就不要怪她们了，是我忘记了时间，更忘记了来的尊贵的客人。对了，格根就在这里用餐，把我和格根的饭菜端到客厅来。”

“哦呀。”下人像惊弓之鸟快速退下，在门口同前来禀报老爷的涅巴撞了个满怀。

“不长眼睛的东西。”夫人责怪地骂了一句。

“我和格根的肚子现在都还饿着，等吃完饭我会让娜雍来叫你们的。”云登对涅巴说。

“哦呀。”显然老爷还不想结束长谈。两位涅巴只好退出客厅沿二楼汉白玉雕花护栏

一直走到云府正门前用马牙石铺砌的石级上。途经其间，忙碌的佣人正跪伏在地板上用皂角水蘸在刷子上清洗地板。石级下面是鹅卵石铺砌的院坝，院坝中央的圆形花台里竖起一根粗长的挂玛尼的旗杆，翻飞的经幡整日地陪伴一丝不苟的花匠普巴彭措在花台里松土、修枝、浇水，他把院子清扫得一尘不染，只要看见有树叶落在地上，他就会立马将它清除。呷玛常常拿花匠的勤勉来教训其他下人，说：“瞧瞧老普巴，有他在院子里，苍蝇都不敢往那里飞。”

花台的正前方是汉藏结合的宫殿式建筑，用石片和大圆木堆砌搭建而成，墙面的色调以白色为主，马牙石级一直铺到二楼门口，石级底部两旁是两尊高大的汉白玉石狮，二楼是一个大客厅和两个小客厅，三楼是寝室，四楼是佛堂，楼顶采用汉式宫殿建筑，金黄色的琉璃瓦在雕梁画栋的屋檐上金光闪耀，五色的帷幔在屋檐四周翻飞着，房檐四角是借助风力旋转的转经筒，大殿两侧是汉式的一楼一底木结构厢房。

一次呷玛涅巴陪着来访的法国白脸毛人顾察博士来到院中，来访者瞧着这幢已有三百年历史的土司大宅，说什么“这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句话，呷玛涅巴想了一个冬季也没有想通，纳闷地自问：“怎么石头垒的房子会唱歌呢？”后来，他确信洋人是青稞酒喝醉了说的疯话，倒是法国人送给他的镀金怀表一秒不差地转动着，比更夫和鸡的报时准确。

绕过花台，牡丹花在芍药的陪衬下竞相绽放。就连老涅巴也记不起什么时候汉地贺牡丹的习俗也在云府流行。每到这个时节，前来贺牡丹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一来赏花，二来站在寓意兴旺发达的牡丹花前说一大堆赞美的话套近乎。这时，格央宗夫人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她问过花匠牡丹盛开的秘诀，花匠偷偷告诉她说：“每年春夏交替时头道虫草出来时，我就守在行商市的虫草摊处，用手轻轻扫拢虫草商贩用刷子刷掉的附在虫草上的泥巴，然后就带回这些泥巴，虫草泥是最好的肥料。”夫人得知这一秘诀便悄悄吩咐花匠，“不要告诉别人。”

云府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在呷玛涅巴的眼里就像情人似的。熟悉这里的一切，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令他纳闷的是：这次老爷为什么将巡视领地的大事完全交给绒巴多杰去单独完成。在他看来，大少爷是一个善于突发奇想有创造性又有破坏性的人，为人过于直率，像年轻时的云登，更像留守在玉龙牛场祖地的亲戚们——刚烈、喜用暴力摆平事情。常常做出令父母瞠目结舌的事情，果敢而缺乏理智，处理大事情还缺少经验，目前难以担当此重任；二少爷多吉顿珠的心思全在唱歌跳舞和爱好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上，对权力没有丝毫的兴趣。从小就爱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追捕茅房里嗡嗡叫的屎蜜蜂，那些蚂蚁和蜜蜂被他弄得不是缺胳膊就是断腿的；稍微大一点时就把八音盒拆得七零八落而无法还原；将法国人照的全家福照片的底片用来当幻灯片，结果被烛光的温度融化得胶在玻璃上流得奇形怪状，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尔后又对小动物感兴趣，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只巴掌三分之一的袖狗，好奇的女人一边惊讶如此稀奇古怪的小狗，一边又咋咋呼呼地伸手，想摸又不敢摸；后来对洋人送的自鸣钟着了

迷，那只是有三尺高的台式钟，每过一小时，钟顶的一扇小门就自动打开，从里面走出一只神奇的布谷鸟，时间是几点它就布谷布谷地叫几下，每当这时二少爷便会掀开门帘朝着院里的佣人们学着布谷鸟叫，佣人们从此不看太阳听他的叫声便知道现在几点了。他就是在这样一种好奇的经历中长大的，涅巴甚至担心，说不清哪一天因为他的好奇心把自己的老婆弄得缺胳膊断腿的，他对家族的兴衰全无兴趣；三少爷降央钦批兼有了前面两位哥哥的优点，在他们兄弟中，呷玛涅巴最赏识的就是他，但偶然在钦批六岁时的一次梦呓中听见他说，“我忆起许许多多前世，一世、二世、五千世……我知道我出生在各种时空，知道我每一世的好运和厄运以及每一世的死亡和再生……”从那一刻，涅巴就断定他迟早是皈依佛门的高僧。

“这次巡视领地最少也得花上两个月时间，因此在给各地的信函中时间上要一一衔接好。”呷玛提醒仲衣生根。

“哦呀。”仲衣生根允诺。这时娜雍来告诉说：“老爷有请。”

用完餐，一阵寒暄之后黄格根起身告辞，临走前又说了一番表示即便耗尽终生心血也要帮助土司成就这番事业的豪言壮语。看见土司很高兴的样子，两位涅巴也就免礼而入。

云登对两位涅巴说：“我今天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陪我出去走走。”

2·亡命“茶马”路

临近黄昏，郑云龙没有过完开斋节就偷偷溜出坐落在永庆巷的清真寺，出来时嘴里塞满的粉蒸牛肉顾不上咽就沿巷子一路狂奔，脚不沾地的奔跑给慵懒的成都之夜踏出一串惊慌，素来爱小题大做的成都人，拉黄包车的、端着簸箕卖油炸鹤鹑的，以及游荡的野狗被这突如其来的“旋风”惊得左右躲闪，有人骂道，“慢点，奔丧是不？”他因急跑而生风的耳边隐约传来百年老店店主苏鸭子的调侃：“这大龟儿子一定是疯了。”常年在小南街街口摆摊的宋鞋匠帮腔说：“他是丝绸商钱老爷的保镖。”飞奔的身影从街口快速移向府南河的南门大桥。

约莫十分钟的狂奔，就在郑云龙感到仅靠鼻孔呼吸快要喘不过气的一瞬间，府南河边钱府宅院高大阴森的轮廓摇晃着出现在他眼前，他对自己说：“真主保佑，活到现在就为了这一口牛肉，丢人啊！”他的鼻孔像累坏的牲口呼哧呼哧地喷出粗气，伴随着剧烈跳动的心，如果不是全凭大鼻孔扩展开来的呼吸，只差半粒米的间隙满嘴的牛肉就喷将出来，他下意识地捂住嘴。在鼻翼急促的扇动中定定神，装出一副没事的模样从侧门溜进了钱三贵的大宅院，剧烈的心跳和满头大汗内外呼应着。隐约辨出相好的黑影在厅堂门口的石梯上朝他挥手，他立刻明白钱老爷不出门听戏了。“这下没事了，”他闭目朝

天从鼻孔里痛快地呼出一口长气，用手指抠下塞在牙缝里的最后一根嚼不烂的牛板筋，将其囫囵吞枣地吞入肚中，“舒服！”粉蒸肉麻辣鲜香的口感还留在舌苔中。作为钱老板的保镖，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并练得一手的拳脚功夫，这些年来成都方圆数百里都留下了他尾随东家的脚板印。

郑云龙的相好李玉珍是钱府的女佣，前年因父亲还不起钱家的债务，将她抵押三年给钱家当佣人。他们相爱是玉珍到钱府的第二年的春天，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催春的和风提醒人们又到了下种的季节，就连新上任的四川总督锡大人也赞叹成都是“一泼水就长草”的沃土，还意味深长地对身边的贴身随从说：“成都太适合繁殖了。”说这话时，他身后“夜来香”窑楼上高挂的红灯笼都能领会男人诡秘而称心的满足，成都的“春风”吹散了他上任翻越秦岭时满脸的愁容，他对“少不入川”这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新春刚过，钱宅瓦背上的猫群发出撕肝裂肺的“叫春”，迷乱的脚步将瓦片掀得哗哗狂响，第二天翻瓦匠就会忙活一整天重新盖好大片大片被男猫女猫折腾得乱七八糟的“爱迹”。这一情景让管家趁钱老板不在时拾起地上的碎瓦片，在老老少少的女佣面前说些女人们表面厌恶、心里想听的关于猪猫鸡狗“造事”之类的龙门阵。什么猫干了那事三个月就下一窝，狗干了那事四个月下一窝，还煞有介事地说他亲眼见过人和牛干……说得下人们面红耳赤，心性荡漾，管家那双滴溜滴溜的三角眼就在玉珍身上转。对此，郑云龙一直抑住一股无名火。

叫春的诱惑，让六十岁的钱老爷子在宜宾丝绸厂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太太们听说那边厂子里的女工，很多是老爷亲自挑选的，个个水灵俊秀，小家碧玉。回成都时郑云龙就成了老爷的拐棍，钱老爷几乎是被他和账房先生架进屋的，每次都佯称是因生意累病的。大房、二房、三房一听就抄起手咧咧嘴，佣人不断听到厢房里太太们传出缺少被男人爱抚的怨骂声。

那晚，玉珍在院子里靠墙根的黄桷树下洗衣服，暗含兴奋地等待着郑云龙。她特意穿了一件蓝底白花的罩衫，露出白皙的双臂，在清洗衣物的过程中运动出诱人的线条，她的丰乳尽管在宽大衣物的遮掩下，仍然荡漾出正值青春少女的诱惑，在钱府来来往往的男人眼中，她早已成为男人们欲将囊入怀中的尤物。没有等到云龙的出现，却偏偏在左眼的余光中闪进一个醉醺醺令她厌恨的男人，那满脸像红鸡冠的男人哼着窑曲，身体摇晃得像“扭秧歌”似的，仿佛钱家偌大的院子不够他走似的。

“三少爷，你回来了。”看门的人殷勤地向醉鬼问候。

“嘘，小声点，要是老爷看见我这个‘红鸡公’，你去挨屁儿。”醉鬼边打酒嗝边责怪看门人，然后，继续细细哼哼着朝前走……

玉珍将头埋得很低，当淫亵的小调和脚步声离她越来越远的时候，她的心就咚咚咚地狂跳不止，一股酒气扑面而来，这时，哼哼声戛然而止，“妹子，你不理我，但迟早还是我的。”说话间，一只汗腻腻冰凉的手就贴在她的颈部顺着光滑的背脊一直下滑到脊椎以下的缝隙处。那是梦中被蛇缠身而又叫不出来的难受，一向性格温顺柔弱的玉

珍在无可奈何中明白主仆的关系，她看见三少爷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过家庭教师，她就预感这一天迟早会降临到她头上。正当她像兔子一样听命于色狼任意摆弄时，远处传来管家直呼三少爷的喊叫声，醉鬼听说老爷子在叫他，这只在“兔子”面前的“恶狼”立刻变成“瘟鸡”，“妈的，早不叫晚不叫，偏偏这时……”醉鬼很不情愿地弯着腿躬着腰紧贴墙根“趴壁虎”一样消失了。

隔着墙壁堂屋里传来了钱老爷的训斥声：“臭小子，你像你大哥一样就好了，不争气的东西，败家子……”骂声时高时低。此刻，玉珍的眼泪滴答滴答地掉在洗衣盆里，这种有泪无声的委屈，对于一个正值想笑就笑、想哭就哭的年龄的少女而言，她太想找一个靠得住的男人的肩，放声哭诉自己的屈辱，同时，她在男人异样的眼神里获知，自己该成家了。

她一直对郑云龙有好感，但每当他看见她时，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慌慌张张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素来在玉珍面前感到空前自卑的郑云龙做梦都没有想到，一个梦寐以求的美人，一个让他心慌意乱的女人，一个在他眼中说不定哪天就是老爷或少爷妻妾的女人，在他喝水都塞牙的倒霉日子里，竟心甘情愿地爱上了他，这一从天而降的幸福美得他夜夜失眠。

在黄楠兰放出幽香的日子里，他听完她的一番爱言后，一种甘愿为她去死的想法在血管里涌动，“真主啊，哈娃一样的女人！”为了表达对她藏在心里由来已久的爱，一股从未有过的力量使他钱家后院的三四人抬起都困难的大石磨举过头顶向她发誓，刚要开口，被三角眼管家看见了，取笑说：“哟哟，今天你吃错药了，还是吃饱了撑着了，有这份牛劲可以去帮厨房劈一堆柴火。”

管家哪知道玉珍要嫁给他的喜讯，郑云龙只是一个劲地冲着管家傻笑，管家被他傻乎乎的笑弄得莫名其妙，一个劲地晃起脑袋说：“疯了，疯了，这个大宅里，就连下人也疯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玉珍的爱中找到了自信，玉珍也在他的怀里找到了依托，找到了温暖，从那一刻，她感到他的汗珠都浸出一种男人的力量。当黄楠兰再次放出幽香的时候，他们计划在年底还清钱家的债务一起回她的老家大邑，用共同的努力建起属于自己的“屋檐”。就在他俩沉浸在企盼自由快要来临的日子里，突如其来的噩梦逼迫他们踏上了逃亡之路。

那是一个令真主不能容忍的午后，天闷得要下雨，蝉鸣催人入睡，玉珍端着盛了凉水的铜盆来到三少爷的房里，他一丝不挂地躺在凉席上假睡，她没有叫醒他就放下盆子转身往外走，还没有跨出门槛一只手抓住了她的手臂，说：“玉珍妹子，难道我在你面前就连狗都不如吗？”

“不，你是阔少爷，我是替父还债的佣人，你不怕失钱家的体面吗？”她边说边挣扎。

“没有人知道的，陪陪我，就一会儿。”同时双手从背后捏住她的双乳。